

《简爱》：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

杨小洪

(杭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 310012)

摘要: 《简爱》中伊甸园场景的历史投影, 回响着围绕男权、女权展开的不同历史视界的对话, 揭示了原始场景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原始场景, 不仅作为人类觉醒之初就意识到并加以文化编码而形成的人类文化传统最初的核心, 决定其当初的性质与形态, 而且还作为其最深层的沉淀与基岩, 不断再现于后来的历史视界中, 变幻于其传统继承者的潜意识梦魇里, 被后来者或继承, 或质疑, 或拷问, 或颠覆。文脉中原始场景的再现与颠覆, 多发生于一种文化发展的重要关头, 出现在它受到内在或外在的巨大冲击, 其传统的基岩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时候。考察文本中原始场景的再现与颠覆, 前瞻可预示它将面临的深刻危机和发展趋势, 回溯可揭示它曾经历过的重大历史断裂和转折。

关键词: 历史对话; 原始场景; 伊甸园; 《简爱》; 古苏美尔文化

Jane Eyre: A Double Projection from Both Biblical and Prebiblical Scenes

YANG Xiao-ho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Zhejiang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Eden-like orchard in *Jane Eyre* is a mapping from the cultural tradition where different voices from successive historical periods dispute over the right of dominance in society by either male or female. Such disputes show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primeval scenes (PS) such as Eden i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PSs are considered as the bedrock supporting a culture, which, as the most ancient layer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 re-emerge in the perspectives of later periods, hovering over the unconscious in transformed shapes, to be inherited, challenged or overturned b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e re-emergence and overturning (RO) of PS takes place often at critical mo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culture when internal and/or external factors exert unprecedented forces on its bedrock. So a close examination of RO of PS might foretell the crisis and new trend that a culture must undergo and it can also help us trace back and reveal fundamental disruptions and abrupt turns that a culture has already gone through.

Key words: historical dialogue; primeval scene; Eden; *Jane Eyre*; Sumerian culture

一、《简爱》中的伊甸园场景

英国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是现代女权

主义文学的先驱, 她的小说《简爱》, 反映了近代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 不仅表现在女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和奋斗中,

而且更强烈地表现在她对以《圣经》为代表的父系文化价值的反抗，表现在她内心向前圣经场景的潜意识回归。这种反抗与回归，在《简爱》中首先体现为《圣经》里伊甸园场景的再现与颠覆。

《圣经》中伊甸园的场景，是父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石，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夫妻关系的原始模板。上帝之所以创造亚当，是他希望亚当成为伊甸园的主宰者、统治者。上帝之所以创造夏娃，是他不希望亚当独居寡欢。上帝用泥土直接造了亚当，而用亚当的肋骨去造夏娃[1:2]。由是，亚当直接与上帝相通，但夏娃则要通过亚当间接与上帝相通。换言之，亚当就是夏娃的上帝。而且，人类始祖的堕落，是由于夏娃与蛇的天然的直接联系。她生性离上帝较远，因而自然与邪恶更近。夏娃听从了蛇的谗言，直接摘取了禁果，而亚当只是出于与夏娃患难与共的崇高愿望而违背了上帝[2:1565-1572]。因此，夏娃的堕落是直接的，亚当的堕落是间接的。而这一切，就使男权主义获得了与山川同寿、与日月同辉的宇宙论的证明。

夏洛特·勃朗特笔下的桑菲尔德的花园，是伊甸园场景的投影^①：仲夏黄昏，晚霞淡去，庄园一侧，花园隐在绿树丛中。远处，一栅矮篱，小园与田野相通；近旁，桂树成荫，甬道尽头，是一棵百年的七叶树。夜色如水，花香如梦，宛如置身在上帝创世之初的那种原始的天真烂漫之中。在夜色中，首先走进这个伊甸园的，是那个已经被爱情俘虏了的女人简爱。她深陷在情网中不能自拔，但出身低微的她又不肯把爱情作为攀龙附凤的资本。于是她为了保持她作为人的尊严和平等，只能隐在小园里，暗中观察罗切斯特的动静，独自舔慰自己激情的伤

痛。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伊甸园般的花园，同样是男人的领地，是男人为女人准备好的陷阱。正当简爱在初升的月色里流连沉醉的时候，罗切斯特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小园，他要以亚当的权柄来收服这个闯入伊甸园的女人。你看他在夜幕中走进来，像亚当一样审视自己领地的富饶，不时地采摘园中那引诱他目光的果实，把它们甜美送进自己的嘴里。他是这里的主人，上帝赋予了他作为伊甸园主宰者的权力，因此他自然可以任意采摘，任意品味，沉浸于这里的花香，追捕这里的彩蝶，以及闯入其间隐在树丛里的女人。他是一个高超的猎手，利用他作为主人的优势地位，施展欲擒故纵之计，用精心策划的冷漠来刺激简爱深深压抑的激情，用故作不解人意的关怀来伤害简爱那不可侮辱的自尊。他之所以提及他肋部与简爱肋部的解不开的血肉联系[1:254]，是因为他深知《圣经》赋予男人对女人的权柄。他以上帝创世的名义，让简爱倾吐出她内心的爱情，他以亚当的身份，获得了现代夏娃对他的归顺。

然而，即使在这里，桑菲尔德的花园也不是伊甸园的简单再现，而是倾注了作者对女性地位的再思考，暗示着作品对伊甸园场景的最终颠覆。现代夏娃具有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她作为一个孤女，从小倍受歧视、冷眼和欺凌。她渴望得到关注，受人尊重，能够与人平等对话。这种平等意识是简爱人生追求的精神支柱，也是她爱情观的基石。当罗切斯特放下主人的架子，对她表示关注，与她平等相处的时候，她接受了他伸过来的玫瑰。但是，当他摆出绅士的尊贵，用居高临下的口吻与她说话时，她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斗士。她从来就不是《圣经》里的夏娃，她不接受创世神话强加给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不认为女性只有通过男性才能与上帝相通。这种具有强烈现代感的平等意识，最为清楚地表现在简爱在花园里对

^① 夏洛特本人用了“Eden-like”一词来描绘桑菲尔德的花园。[1:250]

罗切斯特那一段被人反复引证的、充满激情与愤怒的反驳里，凝缩在这一反驳结尾处那一女权主义最为自豪的平等宣言中：“我要抛开习俗、传统乃至有限的生命告诉你，用我的心灵告诉你的心灵，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是，即使穿越了坟墓站在上帝的面前，也还是！”[1:256]

在这个貌似伊甸园场景的花园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对圣经场景的另一层否定，倾注着作者对原始场景意义的再阐释。在这里，虽然处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亚当，处于依附地位的依然是夏娃，但是，那造成堕落原罪的已不再是女人而是男人。当罗切斯特和简爱在桑菲尔德的花园里谈情说爱的时候，是罗切斯特在这神圣的伊甸园里隐藏了一个骇人的秘密，是他在庄园的阁楼禁闭了一个疯女人，是他亵渎了神圣的爱情。他的罪孽，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远过于《圣经》里的夏娃。夏娃之所以偷摘禁果与亚当分享，是因为她听信了蛇的谗言，真诚地认为禁果将为他们带来赐福。她不想独占这一份赐福，并以此获得对亚当的优势[2:1562-1565]。就这一点来说，她的动机是纯真的，无私的，高尚的。而罗切斯特则恰恰相反。他自己是买卖婚姻传统的受害者，但为了解除自己内心的痛苦，竟要自己所爱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分担这一份痛苦；他明明知道自尊和平等是简爱心中最为崇高的追求，可他自私的狭隘却使他不敢真诚地相信简爱内心的那份真爱和崇高，而是选择了隐瞒，痴迷地以为教堂的婚礼就可以把简爱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身边。因此，当真相大白的时候，逃离伊甸园，逃离那还囿于父权观念的现代亚当，就成了简爱必然的选择。

二、伊甸园背后的前圣经场景

《简爱》结尾处的芬丁山庄，是桑菲尔德的颠覆，是作者心目中的另一种伊甸园。在这里，亚当因其身残目盲，处于依附于

人、仰赖于人的境地；而夏娃则经历了荒原的洗礼，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她像一位慈爱的女神，来到了潦倒的亚当身边，指引他，呵护他。这个被颠覆的伊甸园，是女权主义理想的乐园，是对父系社会价值观的否定。在这里，主导地位不再意味着权威与占有，而是标志着责任与福祉，奉献与爱心。这个伊甸园，没有至高无上不可背逆的上帝，没有居心叵测的蛇，也没有亚当对责任的推诿。这无疑冒犯了上帝的尊严，颠倒了世界的秩序，触动了卫教士们的神经[1:XI]。但是，芬丁的和谐与完美，让人不得不质疑《圣经》里的伊甸园场景，不得不反思这基督教教义的基石。

上帝是仁慈的，上帝又是万能的，这是基督教立教的根本，是基督教教徒信仰的支柱。然而伊甸园的场景，却显露出一些不得不让人质疑的端倪。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他为什么要禁止亚当与夏娃采食智慧之果？为什么人类的背逆要以加倍的沉重由女人和蛇来承担？反过来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他为什么要让园中有智慧之树来诱人？为什么听任蛇进入伊甸园靠近夏娃说话并成功地诱惑了她？[3:2-3]在基督教自身的框架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现成的或可能的合乎逻辑的答案。我们也不可能设想，那些以宣扬本宗教教义为宗旨的先知们，会在他们开宗明义的圣典的卷首，有意地为后来的传教者们留下这么多无法解答的难题。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希伯来人的祖先源起两河流域[4:41-43]，吸取了那里的古苏美尔文明的文化[5:38-39]；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化发展的对话性和由此产生的文本的互文性[6:341-394]，我们就不难从希伯来文化与苏美尔文化的历史对话中找到解答这些疑问的钥匙，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女性文学对伊甸园场景的颠覆。

下边是一些从两河流域发掘出来的古代陶器和印章上的图案。



图二 Figure 2. The World Tree

图一 世界之树

埃兰古陶画（萨松王朝，226—641 A. D.）[7, p11]



Figure 6. The Goddess of the Tree

图二 树之女神

苏美尔古印[7, p14]



Figure 5. The Garden of Immortality

图三 永生园

苏美尔古印[7, p13]



Figure 3. The Serpent Lord Enthroned

图四 蛇神

阿卡德古印（2350—2150 B.C.）[7, p11]

从这些图案中不难看到伊甸园场景更为古老的源头。概言之，出现在这些图片里的主要要素有：树、花果、蛇、月牙、男神、女神、男人、女人、杯和桶。在两河流域古代的神话体系里，这树乃是世界之树、生命之树，它结出两种果实：永生之果和智慧之果。蛇与月牙都是这世界之树的守护神的神圣象征，它们或相随神灵前后，或装点于他们的头饰。而杯与桶，则是神灵用来采盛世界之树果汁赐福人类的圣器。在那古代的神话世界里，男神和女神具有同样神圣的地位，而且，那头戴月牙冠的男神，既是女神的儿子，又是女神的丈夫，是“深渊的儿子，是生命之树之主，是那不断死亡，不断复活的苏美尔的神，是有限人生的原型”。[7:14]

在这个母系社会的神话世界里，我们看

到了女性与男性之间一种和谐完美的关系。蛇作为女神的象征，是世界之树的主宰，但它的主宰，又分明倾听着来自月牙的声音。女神在对女人赠与，这赠与沐浴着月牙的清辉；男神在向男人恩赐，这恩赐的场景到处是蛇的莅临。女神的赠与，是直接采自世界之树的果，男神的恩赐是从果中酿出的汁。女神与这世界之树，拥有比男神更为直接的联系。而且，女神是男神的母亲，可她又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情人，在他充满激情和创造力时委身于他奉献于他，在他染病^②死亡甚至身首异处^③时呵护他收殓他埋葬他，并让他在自己的母腹中复活诞生成长。

这就是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文明的神话，这就是希伯来文化从中脱胎而来的母系社会的价值体系。而《圣经》里伊甸园的场景，就是古希伯来人在确立其父系价值观的发展道路上对它所继承的母系社会价值体系进行的颠覆与再阐释。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永生之园、世界之树、蛇、男性与女性等主要因素都依然存在，但它们所组成的世界图景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打上了新文化的印记。在新的图景里，希伯来人的唯一的上帝独占了神的地位，女性则失去了神的光环，完全降到人的地位。那曾经既是母亲又是情人的女神，变成了从亚当肋骨造化的夏娃，而那既是儿子又是丈夫的男神，上升为主宰夏娃的亚当。蛇，这个古苏美尔文明中女神的象征，如今是邪恶的化身，而采摘世界之果这种女神对男神的赐福，在《圣经》中沦为人类堕落的原罪。由此可见，圣经伊甸园场景中的逻辑矛盾，即万能的上帝与仁慈的上帝之间的不相容，其背后是人类文化史上一场最为惊心

② 苏美尔大神安启误食妻子娜赫尔萨克心爱的植物，突染重病，奄奄一息，娜赫尔萨克再造这八种植物为安启治病，使他脱离险境，恢复健康[8:7-10]。

③ 埃及大神俄赛里斯被其弟弟塞特杀死，是其妻子女神伊希斯将他的尸体找回并使他复活[9:28-74]。

动魄的革命。由此，希伯来人完成了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向，确立了文化上的父系中心的价值观，由此，女性失去了她原始的神性，化为男性的附属品。

三、原始场景的双重投影与现代回声

父系的伊甸园场景与母系的永生园场景，不仅揭示了不同历史视界的相互对话，同时还作为一种文化坐标，展示了原始场景在《简爱》的女性意识中的双重投影。在这种历史投影中，伊甸园的影像是直接的、显在的，表现在作者和主人公的意识层面；永生园的影像是间接的、隐在的，是作者和主人公无意识层面的涌动合流。这种双重影像，把我们引向《简爱》中最能打动我们潜意识的要素和场景，使我们在双重影像的对立和统一中体味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并在其各个要素的再现、缺损、变形与颠覆中感受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原始场景在《简爱》中的双重投影，首先表现于树这个要素。这个在永生园中与人类休戚与共、支持着人类生存、赋神性与女性浑然一体的世界之树，在伊甸园中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神性，降格为上帝的造物，蜕化裂变为生命之树和智慧之树。在伊甸园中，上帝取代了世界之树至高无上的神性，世界之树成了人类堕落的根源：它的智慧之果，导致了人类始祖的原罪；它的生命之果，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永远与人类的现世生存相阻隔，成为人类失落的过去，一个永远不再回来的童年的梦。这种历史颠覆，在《简爱》中表现为现实之树与理想之树的双重影像，表现为一系列现实之树与理想之树的对立：卷首那倍受北风蹂躏的小灌木与卷尾那人迹罕至的古木深林，寄宿学校高墙内那凋零的花圃与高墙外那春意盎然的小树林，桑菲尔德那四处陷阱的古堡花园与惠特克若斯那敞开胸怀的原野石楠。父系文化的影像和母系文化的影像，构成了简爱生存世界的两种基本象征。它们此起彼伏，相

互交织，相互斗争与激励，成为简爱人生历程的两个基本旋律。

在《简爱》中，使理想之树与现实之树发生分裂、相互阻隔的是父系文化所盘踞所统治的屋宇。如果说《圣经》中伊甸园对母系文化原始场景的颠覆仅仅表现为场景各要素的语义变化和角色关系的转换，那么在《简爱》的大部分场景中，不仅场景的各要素发生了语义变化和角色转换，并且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屋宇。在这里屋宇占据着社会生活的中心，而把树这个母系文化的象征、这个支持着人类生存的根本排挤到人类生活的边缘。父系文化，用冰冷的石块砌起一道道高墙，或把花木围在高墙之内，使之从属于自己，成为自身的点缀；或把树木阻隔在高墙之外，流放于深山野岭之中。

《简爱》中屋宇与树木的对立，折射了近代人类生活中男性与女性更为严重的对立。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屋宇里，容不得生机勃勃的女性。女性或者像树木一样，认同父系社会的价值观，牺牲自己的枝叶根皮，任凭父系文化根据自身的需要劈砍刨锯，用自己毫无生气的躯体去充当支撑屋宇的栋梁（如简爱的姨母）；或如杂草野树，不断地被践踏被锄灭。父系文化的屋宇是女性的墓地。

因此在《简爱》中，父系的屋宇对于简爱这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总是意味着屈辱、压抑和危险。即使是在桑菲尔德那让她感到情意绵绵的古堡伊甸园里，那个被囚禁在阁楼里、时隐时现的疯女人，也让简爱本能地意识到她面前的陷阱。这闯入简爱意识中的疯女人，是那在伊甸园中遭到诅咒的蛇的变形，是永生园中女性那久被流放的神性。它反映了简爱婚礼前内心的巨大波澜。面对着那些打点整齐的行李，捆绑得结结实实的箱子，她感到极度的焦虑。她从内心深处无法接受罗切斯特夫人这一父系价值体系即将加在她头上的称号，她对那些嫁衣婚纱产生了一种本能上的排斥。这种焦虑，摇撼

着她的无意识，化为那个难寐之夜的可怖梦魇：孤独的自我，废墟，道路，怀中陌生的孩子，远去的罗切斯特。

这个梦境，可以说是女性无意识深处保存的原始场景的印记。简爱，梦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图版中的女神，而罗切斯特与那孩子，就是图版中那既是女神之子又是女神之情人男性神。如今，在简爱所生存的父亲社会里，这个既是儿子又是情人的男性神不仅拒绝承认女神的母性，而且要以上帝的名义来主宰她占有她，这怎么能不激起简爱无意识深处女神的反抗？而这女神的反抗，就是疯女人的现身和简爱的出走。

与之相反，简爱与自然、原野、树木这母系文化的原始场景，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只有回到没有屋宇的树林或旷野，简爱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涌动和喜悦。在她最终从桑菲尔德出走，与父亲的屋宇做最后的决裂后，是惠特克若斯茫茫的原野上无边的石楠庇护了她，抚慰了她。那带着夏日温情的原野，敞开她那热烈的臂膀，把简爱这个被父亲社会冷落欺凌以至流放驱逐的弃子搂进自己生命奔涌的怀里，给她以温暖和安宁。石楠，晚星，暗夜，没有一丝风的宁静，大地母亲的抚慰：简爱终于在自然的怀抱里找到了生命的本源，心灵的家。在这里，在这草木欣欣向荣的原始母性的领地里，简爱回到了女性神性的本源，找到了与她血脉相连的姐妹，黛安娜和玛丽。

黛安娜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为月亮女神，玛丽在《圣经》中为基督的母亲。这样，当简爱与她们在那荒原草屋里会合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远古母系神话残余和基督教父系神话的双重影像，是现代无意识中的女性三位一体^④。黛安娜就是那携银弓在林间追逐猎物的贞女，玛丽就是那母仪天下的

天后赫拉，而简爱就宛如那年华正茂风情万种的阿芙洛黛特[10:85]。是荒原上的草屋，拯救了简爱的生命；那与黛安娜和玛丽结成的女性原始的三位一体，则折射了简爱的无意识向原始神性的回归。但是在简爱的意识层面，在那荒原上的草屋里主宰着一切的依然是伊甸园的投影，是男人的上帝，是献身于上帝事业的传教士圣约翰。他是小屋的法定继承人，而他的姐妹则与简爱一样，是寄人篱下的家庭教师，偶尔回到故土来放松疲惫的身体和紧张的神经，重温久别的亲情。因此，即使是在这女性结为三位一体的荒原草屋里，女性的神性尚依附于男性的上帝。在这里，圣约翰可以凭着上帝的名义向简爱求婚，要求她把自己的爱情与自由奉献在上帝的祭坛上。在这里，简爱所面对的不再是作为个体的亚当，而是父系价值体系的最高代表——上帝。简爱曾经拒绝过作为亚当的罗切斯特，拒绝过作为传教士的圣约翰，但是，只要她还是伊甸园的夏娃，只要她潜意识里的神性还没有冲破父系价值观的束缚，她就无法拒绝上帝。因此，当圣约翰以上帝的名义来触摸她拥抱她的时候，她迟疑了困惑了。是夜半的月光，唤醒了她的女性无意识。于是，夜幕下的山谷，回荡起那呼唤简爱无意识的声音。在这母系的神性与父系的神性的较量中，这冥冥中听到的呼唤告诉简爱：她也是神。她像圣经中伊甸园的造物主一样，也有需要自己操劳的领地，有需要自己精心呵护加以引导的选民——罗切斯特，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在荒原草屋里与黛安娜和玛丽结成的女性原始的三位一体，使简爱完成了她原始神性的最后羽化，并终于在意识层面冲破了父系社会加给她的一切羁绊，以一个女神的身份，走向芬丁，回归女神那和谐完美的原始场景。

由上可见，《简爱》这部近代小说，不仅反映了近代女性的命运与追求，而且通过原始场景的再现与颠覆表现出一种深厚的历

^④ 女性神的三位一体包括童贞女神、爱情女神和天后。女性神的三位一体广见于远古的神话传说，本文图三所示就是苏美尔神话中的三位一体。

史感,把读者带入到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命运是一个传承与超越不断交替的历史过程。在现代人面临的种种压力、挑战和机遇里,我们不仅看到我们自身的影像,而且听到来自远古的旋律与回声。正是在这种不同视界的超时空的历史对话中,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生存的基石,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并由此选择我们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Bronte, Charlotte. *Jane Eyre*[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 [2] Milton, John. *Paradise lost*[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1)*[Z].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1986.
- [3] 圣经[Z].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
- [4] 顾晓鸣. 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 [5] 朱维之. 希伯来文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6] 加达默尔, 汉斯-格奥尔格. 真理与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7] Campbell, Joseph. *Occidental Mytholog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85.
- [8] 姬耘. 巴比伦神话故事[Z].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1998.
- [9] 李永东. 埃及神话故事[Z].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 [10] Graves, Robert. *The Greek Myths*[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Inc., 1959.

收稿日期: 2002—11—04

作者简介: 杨小洪(1954—), 男, 江西樟树人,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语言学和西方文化。

“中国第五届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通知

中国第五届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 2003 年 10 月中旬在(湖南)湘潭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跨文化交际与和平进步”。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有: (1) 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建构; (2) 跨文化交际实践与培训; (3) 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习得; (4) 跨文化交际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建构; (5) 跨文化交际与全球化; (6) 跨文化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 (7) 交际与文化多元化; (8) 语言/文学与文化; (9) 比较语言学; (10) 跨文化文学研究。

本次会议接受中、英文论文。意欲参加研讨会者, 请于 2003 年 6 月底前将中英论文标题、中英论文摘要(500 字内)一式两份寄往举办单位(信封上请标明“会议论文”字样)。经专家初审合格后, 8 月中旬寄论文全文, 9 月中旬会务组寄发会议正式通知。详情可查阅以下网址: www.xtu.edu.cn。

联系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羊牯塘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 411105)

联系人: 彭逢春

联系电话: 86-732-8293737 传真: 86-732-8293737

Email: paper2003@xtu.edu.cn paper_2003@hotmail.com